

野
蠶
錄

清 王元鋐輯
鄭辟疆 校

中華書局影印

野蠶錄

中國古農書叢刊
蠶桑之部

農業出版社

野蠶錄

〔清〕王元紙輯
鄭辟疆校

中國古農書叢刊叢桑之部

野 藝 錄

〔清〕王元纘輯

鄒 辟 疆 校

農 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老館局一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8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農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裝訂

統一書號 16144.1289

1962 年 9 月北京初版

1962 年 9 月初版

1962 年 10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920 冊

開本 850×1168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數 74 千字

印張 三又四分之三

定價 (9) 四角七分

野蠶錄校勘識

野蠶錄是概述野蠶生活和野蠶中柞蠶生產的文獻，清代山東寧海王元誕著，光緒二十八年和三十一年，曾先後在皖刊行，爲世人所珍視。

書中對我國野蠶特別是其中的柞蠶的發展，野蠶的種類，野蠶所食樹葉的種類，柞樹種植、柞蠶飼養、繅絲和織綢的方法，以及清光緒一段期間柞蠶絲和繭綢的出口情況，都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它不僅是記述我國蠶業發展史的一本很好的文獻，而且有好些方面，如柞樹種植的方法、柞蠶飼養的方法等，爲後來的蠶業文獻所不及。現在經過標點和簡單的校勘，重新出版，希望讀者能夠從中得到啓發，促使我國野蠶飼養，特別是柞蠶飼養業的進一步發展。

鄭群疆識 一九六二年二月

序

家蠶野蠶之利，權輿於今之山東，禹貢：『兗州桑土既蠶，青州厥篚桑絲，』蓋桑以飼蠶，而桑亦桑之有點文者，具見於顏氏漢書註，但猶未及於野蠶之利也。古今註載：『元帝永光四年，東萊郡東牟山有野蠶爲蠶，民以爲蠶絮，』是爲野蠶發見山左之始。郭義恭廣志，始有柞蠶之名。王禹偁詩云：『野蠶自成繭，纒絡爲山綢。此物產何訝，萊夷負海州。』詩雖小道，亦足證物產之原矣。甯海王君文甫，生長山左，於樹、育、繅、織諸法，無不身親目覩，洞悉其奧竅，旁搜博採，都爲一書，足補齊民要術、農政全書所未備，歲壬寅，在皖刊行，以資法倣，乙巳回籍，詳加釐訂，到皖後，重付擺印。方伯嘉興沈公，嘉賞其書，謂：『有裨實業』，商諸觀察四明董公，籌款仿行，於是有鳳陽柞蠶傳習所之設。觀察復摘其尤要，別爲一書，刊布淮南北，廣爲勸導，於是有柞蠶簡法之編。蓋皖省蠶業之盛，由此始矣。夷考康熙時，諸城人劉榮爲牧甯羌，乾隆時，歷城人陳玉璽出守遵義，灘人韓公復作宰來安，之三公者，皆就其鄉購取繭種，放養山蠶，爲斯民興利。公復蒞任未久，未竟其業。至甯羌、遵義之間，蠶業之盛，至今人猶利賴之。君子之於民也，務崇本富，而樹百年之利，文甫之於野蠶錄，以庶幾有裨實業，其意豈有異歟。曩寬攝守鳳陽，見其壤地瘠薄，

水潦頻仍，人情於農，貨棄於地，寬固浙人，杭湖絲業，甲於天下，屢思仿辦，顧其種於鳳陽不宜，因記鳳郡野蠶成繭，史不絕書，又以其密邇齊豫，特頒文告，與民慮始，惜不獲久任，迄未收效，文甫之書而行於世，其足補余之不逮也夫。己酉秋日，黃巖王詠霓。

自敘

中國蠶桑之利，冠於五洲，以故，家有撰述，言蠶之書幾充棟，而言野蠶者獨鮮。登萊野蠶，自古有之，甯海張鍾峯，著有山蠶譜一書，惜兵燹後稿已散佚，惟州志僅存其序，每思考其種類，詳其飼養，以紀一方物產之盛，有志未逮也。戊戌秋，分發來皖，晤同鄉于蕪航於來安，因詢以史稱「潯州野蠶食槲葉，成繭大如柰」，今潯屬果否宜蠶？蕪航言：「乾隆中，濰縣韓公復任來安，嘗募東省蠶工，教民野蠶，當時甚蒙其利。公復手訂養蠶成法，今尙載來安縣志中。」乃索而讀之，惜其簡略，且其法與今多不合。因不揣固陋，謹就平日所見聞者彙而錄之，並搜採雜書以附益之，編次既竟，名之曰野蠶錄。時朝廷下維新之詔，力求變法，以圖自強。竊謂：富者強之基也，故秦西各國，莫不以商務爲重，中國出口之貨，以茶絲爲大宗。近年以來，茶業敗而絲亦因之，議者以爲各國皆產絲，且製作尤佳，不復仰給於中國，故出口之數日少。此論似是而實非。中國養蠶之地，莫盛於湖州，乃近年所出之絲，除出口外，即不足供本地之需，遂越太湖，往無錫購買蠶絲攪雜之，以爲緯，每年多至數百萬斤，而綢緞之屬，價且日昂而未有極。足徵中國於養蠶一事，未能切實講求，實出絲之不旺，非有絲而不售也。野蠶之絲，雖不如家蠶，而其工省，其利倍，柞枹等

樹，隨處有之，緣山彌谷，不比栽桑之煩難，我中國幅員寥闊，誠使逐漸推廣，飼養得法，將出口之數日多一日，未始不足以補家蠶之缺，而失之兩隅者，或收之桑榆也，是則區區之意也夫。光緒壬寅六月，甯海王元挺。

目錄

卷一

考證

雜錄

卷二

野蠶名

樹名

種樹

育蠶

卷三

春蠶

秋蠶

蠶絲

一
一〇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六

纒具

六

卷四

織綱

八

野蠶出口表

九

繭綱出口表

十

圖說

十一

外紀(畧)

卷一

考證

古今註：『元帝永光』

一作永元，號。

四年，東萊郡東牟山，

一作東牟山，誤，東牟山在今南海州東南，南海即漢東牟縣，屬東萊郡縣，當以山得名。

有野蠶爲蠶，

蠶生蛾，蛾生卵，卵著石，收得萬餘石，民以爲蠶架。』

後漢書光武帝紀：

『建武二年，野蠶旅生，麻未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一見東觀漢記、漢書、東漢會要。

記、後漢紀、續漢書、東漢會要。

魏略：『文帝欲受禪，野繭成絲。』

三國志吳大帝本紀：『黃龍三年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按江甯府志作：『建興九年六月，建業

有野蠶成繭，大如卵。』

後漢建興九年，即吳黃龍三年。

宋書符瑞志：『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縣，野蠶成繭，大如雉卵，彌漫林谷，年年轉盛。』

宋書符瑞志：『大明三年五月癸巳，宣城宛陵縣石亭山，生野蠶三百餘里，太守張辯以聞。』

梁書武帝本紀：『大監十一年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

隋書禮儀志：『赤雀、蒼鳥、野蠶、天豆。』

新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四月，梁州野蠶成繭。』

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二年，濠、潁二州，野蠶成繭。』按冊府元龜作：『貞觀十二年，濠州

言：野蠶成繭，徧於山阜；九月楚州言：野蠶成繭，徧於山谷；濠州、廬州獻野繭。』亦見唐會

要。

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三年，濠州野蠶成繭。』

新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四年六月，濠州野蠶成繭。』按舊唐書太宗本紀作：『貞觀十三年，濠

州言：野蠶食榲桲，成繭大如柰，其色綠，凡收六千五百七十碩；十四年六月己未，濠州野蠶成

繭，凡收八千三百碩。』亦見唐會要。

文獻通考：『長慶四年五月，淄、青奏：登州、蓬萊山谷間約四十里，野蠶成繭，其絲可織。』

冊府元龜：『末帝清泰三年六月，洛州獻野繭二十斤。』

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四年八月辛亥，幸玉津園宴射，京兆府貢野蠶繭。』按玉海作：『乾德四年

八月，京兆府野蠶成繭，節度使吳廷祚絨絲以獻，錄潤可愛。』

宋史太祖本紀：『開寶七年正月庚申，齊州野蠶成繭。』按玉海作：『開寶七年齊州奏：野蠶成繭

二萬枚；又七月，陽武縣野蠶成繭。』

玉海：『咸平二年七月庚戌，開封獻野蠶絲。』

玉海：『祥符五年七月，京兆野蠶成繭。』

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冬，十月乙酉，深州言：野蠶成繭，被於原野。』亦見五行志。

宋史哲宗本紀：『元祐六年，定州野蠶成繭。』按五行志作：『元祐六年閏八月，定州七縣，野蠶

成繭。』

宋史哲宗本紀：『元符元年，眞定府、祁州野蠶成繭。』

宋史五行志：『元符元年七月，藁城縣野蠶成繭；八月，行唐縣野蠶成繭；九月，深澤縣野蠶成繭，

織紵成萬匹。』

宋史五行志：『元符二年六月，房陵縣野蠶成繭。』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元年，河南府野蠶成繭。』按五行志作：『政和元年九月，河南府野蠶成

繭。』

宋史徽宗本紀：『政和四年，相州野蠶成繭。』亦見五行志。

宋史五行志：『政和五年，南京野蠶成繭，織紵五匹，縣四十兩，聖繭十五兩。』

宋史高宗本紀：『紹興二十二年五月，容州野蠶成繭。』

宋史甯宗本紀：『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臨安府野蠶成繭。』

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七月己卯，南京帥以錦州野蠶成繭，奉其絲、繭來獻，命賞其長史。』

亦見五行志。

金史章宗本紀：『明昌四年，邢、洛、深、冀及河北十六謀克〔註〕之地，野蠶成繭。』亦見五行志。

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五年秋七月乙巳，保定路唐縣，野蠶成繭，絲可爲帛。』

元史成宗本紀：『元貞二年五月，野蠶成繭。』按五行志作：『元貞二年五月，隨州野蠶成繭，互

數百里，民取爲績。』

明太祖實訓：『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甯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表賀。太祖曰：「人

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

大政記：『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尙書李至剛奏：「山東郡縣，野蠶成繭，繅絲來進，請率百官

賀。」命止之。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繭，足以被其一方而

未徧天下，朕之心，猶未安也，朕爲天下父母，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之民皆飽暖，而無

飢寒，此可爲朕賀矣！」乃止。』

明史成祖本紀：『永樂十一年十一月戊寅，以野蠶繭爲衾，命皇太子薦太廟。』一見明史

織輔通志：『永樂十一年，東鹿縣野蠶成繭。』

〔註〕 謀克是金朝民軍險里的官稱，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克。

名山藏：『英宗正統十年十二月，眞定府所屬州縣，野蠶成繭，知府王，以絲來獻，製幔褥於太廟之神位。』

廣東通志：『成化二十三年，文昌縣野蠶成繭。』
類篇：『蠶，野蠶也。』

管窺輯要雜蟲占：『野蠶成繭，人君有道，其國昌大。』

廣志：『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

風俗通：『旅穀彌望，野繭被山。』

王朗魏受禪碑：『甘露零於豐草，野蠶置於茂樹。』

庾信文：『人共官園，家同野繭。』

王建田家行：『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

蘇軾數珠篇：『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繭。』

陸游農家秋晚戲詠：『舍邊蕭蕭落葉多，野蠶出繭飛黃蛾。』

范成大打灰堆詞：『野繭可繅麥兩歧，短衲換著長衫衣。』

馬祖常詩：『水牛礪角嫌耕淺，野繭抽絲喜價低。』

吳偉業夜宿蒙陰詩：『野蠶養就都成繭，村酒沽來不費錢。』

袁枚沐陽雜興詩：『絲抽野蛹都名繭，土作荒城又當山。』

張士範股家滙事詩：『青郊布穀連村喚，綠樹山蠶抱葉眠。』

野蠶不知始於何時，荀子蠶賦：『人屬所利，飛鳥所食，』似卽今之野蠶，特古人不知飼養，聽其自生自育，故記載亦絕少。漢唐而後，以爲瑞應，至宋元而繅織之利始興，迄今飼養日多，幾與家蠶並重。因蒐輯舊史及古人詩文言野蠶者錄之，以備考證。曰被於山阜，曰大如雉卵，大抵指柞蠶而言，蓋柞隨處有之，成繭最多，而繭又最大，故凡言野蠶者，柞蠶也。觀郭義恭廣志，卽有柞蠶之名，知柞蠶之由來久矣。

登萊舊有柞蠶、柞蠶二種，惟柞蠶利微，業之者少，今以柞蠶爲最盛，上人名之曰山蠶，繭曰山繭。曰山蠶，曰山繭，蓋猶言野蠶野繭也。不知者，或以禹貢之絜絲當之。考書禹貢：『厥篚絜絲，』註云：『絜，桑蠶絲，中琴瑟絃。』詩大雅：『其絜其柘。』集傳云：『絜，山桑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爾雅：『絜桑，山桑，』郭註：『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考工記：『弓人取幹之道，柘爲上，櫟次之，絜桑又次之。』國語：『絜弧箕服。』陳琳武庫賦：『弩則幽都筋骨，恆山絜幹。』今山蠶所出之木，並不可以爲弓，絜而係以桑，知絜固桑之一類也。郝懿行爾雅義疏釋木云：『今山桑葉小於桑而多缺刻，性尤堅絜。』禹貢：『青州厥篚絜絲。』蘇軾註：『絜絲出東萊，以織綉，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然則絜絲可供織作，卽於今登州

山繭織成者，非獨絲中琴瑟取貴也。竊謂郝氏登州人，當知山繭之所從出，且既明明見山桑矣，何乃以聚絲爲山繭乎？又釋蟲云：『柞蠶出柞樹上，其綢爲大繭綢，又爲雙絲，今登州人貨之以爲利』，是非不知山繭之所從出也，何前後之矛盾若是。李時珍本草綱目曰：『桑有數種，白桑葉大如掌而厚，雞桑葉細而薄，子桑先槩而後葉，山桑葉尖而長。』又王禎農書曰：『桑類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槩，魯桑少槩。葉薄而尖，其邊有齧者，荆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聚絲』，註曰：『聚，山桑，』此荆之美而尤者也。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以聚爲桑，其說極爲明晰。登州府志云：『聚絲出棲霞縣，文登、招遠等縣亦有之，其繭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織爲綢，久而不敝。』胡渭禹貢錐指曰：『今青州濟南兗州等處皆有繭綢，其蠶乃人放椿樹上，椿，臭椿，即樺繭也。食葉作繭，絲不甚堅韌。嘗詢之土人，野蠶食山桑葉，作繭高巖之上，樵者往往得之，不過數枚，欲製爲綢，須廣收積多，乃成一匹，所出至少，官長欲市取，亦無從得也。』蓋必此種，而後可以當禹貢之聚絲，古今事變不同，以今之徧地皆有，而疑古之獨出於東萊也，亦過矣！按今桑上有野蠶一種，詩豳風：『蜎蜎者蠋。』在桑野集傳：『蠋，桑蟲，如蠶者也。』王溥唐會要：『開成二年十月，陳許奏：『界內，野蠶自生桑上，三徧成繭，連縣九十里，百姓收拾，並得抽絲，得絲綿，